



那一夜

■王同奇

通气管航行中充电。

她并不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它仍在怒吼咆哮。躺在“木板床”，惊觉眼里在艇舱平行排列的鱼雷发射管竟然错位了，我不由闭上眼缓解眼花。这时，没有固定好的碗筷被摇晃得叮当作响。睁眼再瞧，晕船晕得厉害的战友们摆出的姿势五花八门：有的紧紧抱住鱼雷发射管，有的被掀下了床，有的干脆用绳子把自己固定在了吊桶上……想到各战位特别是指挥舱的战友还要各就各位，我还是咬牙爬了起来，吃力地打开二舱的水密门，摇晃奔向三舱。

三舱里，支队长、教练艇长等指挥人员全部在位。他们同样摇晃着，同时聚精会神地下达口令或执行操作动作。大家都明白，此刻马虎不得，要尽最大努力保障潜艇和同志们安全。

三

那个夜晚，整个舱室非常闷热。条件稍好的三舱，温度也达到了高值。潜艇仍摇晃着。我同八斤把床上的棉垫子拿掉，直接把小凉席铺在木板上。可一会儿，凉席已被汗水打湿。

八斤又开始了工作。提着蓝色小桶，他摇晃着从艏舱到七舱，轮着舱室让艇员洗手消毒。

“水下舱内高温高湿，又洗不了澡，细菌最容易滋生，来，多洗手消毒！”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医者仁心般的温暖。

听着八斤的声音，我不由放松了下来。又想到晚餐时，五舱的一台柴油机罢工了，轮机班的战士已排了2个多小时的故障，不知这会儿，他们是否完成。想到这里，我待不住了。进入五舱，一股热浪霎时向我袭来，只见两位战士仍在业务长的指导下排除故障。他们每人只穿着一条短裤，背上汗水已成了“瀑布”。看着战友们热浪中干了将近4个小时，而此时舱内的温度已是更高，我的鼻子酸涩极了。

五舱的水密门已是烫手，六舱“火药味”就更浓了。大家清楚，两台柴油机有一台已经出现了故障，这时如果操作稍有不当，潜艇就会如一叶小舟在大洋中失去前行的动力……

大洋的浪涌接连向潜艇袭来，潜艇同浪涌搏斗，发出声声呐喊。潜艇依旧在摇摆，舱内仍是高温，艇员以顽强的意志保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我醒了，环顾熟悉的舱室，又想到了那个问题：我们在哪里？远航已有49天，我每日醒来，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可我没有答案。

一

舱室水密门上方的潜艇钟显示23时51分，我们即将迎来潜航的第50天。从梦中苏醒，梦里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使我分外留恋，可摇晃的木板床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现实。

“怕什么来什么啊……”与我头挨着头平躺着的八斤像是在对我说，又似是在自言自语。

“怕什么？”我试探着问道。“你真行，还能呼呼大睡呢。”八斤没有回答，转移了话题。

“你没睡着？”“睡个鬼！”八斤回了我一句便起身下了木板床。只见他快速把一根筷子粗的白麻绳捆绑到自己的腰上，提了提蓝色短裤，又提起那蓝色的小桶子，随着潜艇的摇晃歪歪扭扭地钻过水密门进入二舱。

“木板床”，是在潜艇一舱携带的鱼雷之间搭起的一张长木板。我和八斤都身高一米八开外，便享受了免钻舱室吊铺而可以直接以头挨头在木板床上躺平的特别待遇。

昨日12时30分，我们收到了上级来电。电文内容并不乐观：“今日15时，热带风暴位于东经XX度，北纬XX度形成，预计正以X级风力N时经过你潜艇所在海域。希谨慎操作，做好防台，确保安全航行。”

舱内一时无言。我想起了出发前，舰队长那张威严的脸上有着抹不去的关切，“远航期间，要当心暴露目标被敌跟踪，更要注意台风动向，千万不要大意……”他对即将率艇出征的支队长反复强调着。

收到电令后，支队长与艇领导商量，让潜艇马上浮至通气管状态进行充电。白天的潜艇隐藏在深水，靠蓄电池驱动航行，消耗电力大，每晚必须保证在

那时三天一大仗，两天一小仗。铁娃又是在以善打险仗、恶仗著称的“先锋营”，打仗就像吃饭一样寻常。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圈，让主力部队北上，他们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阵地争夺战。望着冲锋受挫，一批批倒下去的战士，营长的眼红了，铁青着脸命令道：“司号员，吹冲锋号，不能让人停歇，必须在天黑前拿下对面的山头！”

冒着呼啸的弹雨，铁娃跃出战壕，跑到最高处的一条土坎上，奋力吹起冲锋号。忽然，一颗流弹射中了他的左大腿，鲜血顿时染红了裤管……军号声响彻阵地。

好钢靠锻，硬功靠练。身经百战的铁娃，竟把军号吹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魔力”：只要那激昂的军号声从号嘴里破空而出，就犹如霹雳弦惊，激得战士们血脉偾张，勇往直前；也让敌人闻风丧胆，不寒而栗。

后来，这把军号，陪伴着他走完万里长征，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他也从司号兵干起，一直干到司号长。

若干年后，一位曾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记者在书中写道：“对于这种声音，只怕很多人在此后终生难忘，因为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种声音代表着中国军队即将投入战斗……”

那年春上，这位手握军号的红军老战士停下了脚步。临终前，他再三嘱咐，要将自己的军号放在身旁，一起入土安眠，再在墓碑上铭刻一把军号的形象——那是陪他出生入死的最好战友。

雨不知何时停了。听，那嘹亮的军号声又吹响了！

拾贝

■孙佳欣

在大洋某处，一艘潜艇如一片扁舟，于山呼海啸中摇晃不止。艇上的战士听着艇长的号令，坚守在战位与台风搏斗。那一夜很长，艇长被浪涌击倒又站起，抹一把脸又是军人挺拔的姿态；修理发动机的艇员身上，汗水流成了“瀑布”；八斤拍在“我”背上的手，被我铭记多年……在之后几十年里，“我”时常在梦中记起艇上战友依旧年轻的音

容。那一夜，艇长的吼声依然回荡在“我”的耳边——把潜艇兵的故事写下来。

我记在达尔汗边防连的后山上，常年端坐着一只通体黑色的狗。它直直望着远方。有战士喊它：“黑子，回来吧，老兵他今天不会来了。”黑子便不舍地从山坡下来，让月光将它的影子拉得很长。

细雨朦胧，“我”站在程铁娃的墓碑前感念英雄的故事。恍然间，耳边传来军号声，是那么亲切嘹亮。“我”仿佛看见了冲锋的战士们，还有那把军号上垂下的红绸，飘扬着——像红旗一样。

回忆，是在时光长河里捻拾记忆的珠贝。它们历经淘洗仍熠熠生辉，落于笔端，便成了故事——只待有人娓娓道来。

本版插图：赵建华、赵瑛鹏
徐金鑫
图片制作：陈新阳

长征

第6216期

精短小说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清晨细雨朦胧，在云雾笼罩下，我伫立在那块刻有军号图像的墓碑前，寻溯一个号兵的故事。

那军号被雕刻得生动鲜活。盯得久了，我似乎看到了红军司号员程铁娃。他手中高高举起的那把飘动着红绸带的军号，发出了“嘀嘀哒哒”撼人心魄的强音。伴随着高亢激进、气势磅礴的冲锋号声，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壮观场面仿若就在眼前。

时光追溯到1932年冬天。在镇上铁匠铺里当学徒的程铁娃，因跟着师傅常为红军打制刀具，接触了不少红军战士。他听着战士们的事，愈发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不久，他当红军营长的叔叔恰巧带队从镇上路过。铁娃听说后，惊喜地把手中的铁锤一放，给师傅打了声招呼，便飞也似地追叔叔去了。

望着眼前长得敦敦实实的侄子，叔叔觉得他是一块当兵的料，与并肩行军的教导员一碰头，事就定下来了。终于圆了红军梦的铁娃，乐得一蹦老高，惹得旁边的战士都笑开了。

半年过后，一场战斗打下来，望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正踮起脚尖站在队伍中等待发枪的他，却被叫到了当营长的叔叔跟前。

“小子，这段时间表现不错，有点红军战士的样子了。现在，营党委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你敢不敢答应？”也许是刚打过胜仗，一向板着脸、说话像打雷的叔叔，言语中多了些和气。

“只要是打敌人，什么样的任务，俺都不怕！”铁娃拍着胸脯答道。

“好，是咱老程家的种！咱们营里缺少号兵，决定让你们两个年纪小的战士负责吹号。”

“啥子？吹号——我不干，我要拿枪上战场打敌人！”

那阵子，程铁娃做梦都想有条枪，眼看着枪就要发到手里了，却让他去当号兵，



军号嘹亮

■薛培政

当即委屈得哭开了。

“刚才可是咋向我保证的，怎么一眨眼就犯浑了？你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懂吗？”

眼看着这叔侄俩僵持不下，教导员过来了，使个眼色支走营长，拉着铁娃坐在了大树下：“娃子，可别小看了这把军号，它能量大着呢！军号声一响，呼唤八方战友，调动千军万马，关键时刻震慑敌胆，就是十挺重机枪、十门山炮也比不了它啊！”

听着教导员的话，铁娃终是接过了军号。从此，当上号兵的他，每天黎明即起，直吹得朝霞满天；傍晚收号，又吹得星星眨眼。渐渐地，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司号员。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黑子是达尔汗边防连的一条狗。1990年的一天，一位战士从吉木乃县城返回路上，看见一只小黑狗趴在石头上发抖，便把它抱回连队。战士们给它起名为“黑子”。黑子慢慢长大，很通人性。战士们出去巡逻，它就跟在后面；战士们饭前唱歌，它也仰着脖子跟在一旁。边境线一侧经常有牧民的牲畜靠近，战士们冲黑子一使眼色，它就跑上去大声吠叫驱赶，俨然像个士兵。

达尔汗还有几条狗，都听黑子的号令。黑子晚上待在院子里，其他狗各自卧在油库、马厩和车库里。黑子很警觉，一有动静，就会发出吠叫。那些狗便迅速起身，跟着它跑向发出声响的地方查探。黑子很机灵，它将战士们教给它的冲、跑、扑、抓等技能传授给了其他狗。渐渐地，达尔汗的狗变成了一群身怀绝技的“特殊哨兵”。

一次，战士们带黑子出去巡逻。在路过一条小河时，一位战士的帽子不慎掉入河中。水流得很急，帽子在水面上漂浮了一会儿，就沉下去了。大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继续执行任务。

回到连队后，战士们才发现黑子没有回来。一路都在专心巡逻和观察边情，大家谁也没留意它是何时走失的。好在这一带的巡逻路线它很熟悉，因此大家并不担心。下午，黑子浑身湿漉漉的，竟叼着帽子回来了。

大家非常惊喜，拿来毛巾给它擦去身上的水。这时他们才发现，黑子的前腿在流血，可能是跳入河水时帽子时被河中的石头划伤了。战士们拿来纱布给它做了包扎。后来，黑子一看见那名战士戴着帽子训练，就冲着他叫。这位战士知道它的意思，遂对它会心一笑。

阿花和黑子一起长大，自小与黑子形影不离。后来，黑子产下一窝小狗，阿花却不见了踪影。黑子每天外出给狗崽觅食，一次后腿被牧民安在山林里夹狐



黑子

■王族

狸的套子夹断了，它忍着痛拖着伤腿回到连里。战士们在他腿上敷了药，它瘸着腿过了一年多才慢慢长好。可即便腿部有伤，黑子每天晚上仍履行着“特殊哨兵”的职责。班长告诉战士们，这是“轻伤不下火线”。

后来，阿花回来了，却得了病，不停地吠叫并到处乱咬。它把院子里的树皮啃去不少，见了人就往上扑。一天，当它疯狂扑向一名小战士时，副指导员开枪将它打死了。黑子不知道在哪里看着，枪响后飞速扑到阿花跟前。很长时间，它蹲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也不吭。

从此，黑子变了。它经常不声不响地独自外出，回到连队也不再与战士们亲近。大家都不清楚它在外面干了什么，直到有牧民找来了。原来，黑子躲在山坡上，去捕食牧民的羔羊。连长和教导员给牧民道歉，表示部队会悉数赔偿，也一定会把黑子管教好。可黑子再也没有进过连队。那段时间，它一看见战士

们转身就跑，唯恐有人伤害它。

战士们打算感化它。只要黑子一出现，大家就亲切喊它的名字，使它本来要转身离去脚步停下，扭头看着大家。渐渐地，黑子不再怕人，每次听到大家叫它，就摇着尾巴望着喊它的人。

黑子又担负起原先的责任了，每天晚上主动和哨兵一起站岗。

它的一帮儿女也已经长大，继承了黑子的技能与职责。去年，抱黑子回来的那个战士退伍了。黑子追着载老兵的车跑到吉木乃县城，晚上趴在院子里待了一夜。那位老兵看着它有些难受，出来抚摸它的头说：“黑子，回去吧，我有空再来看你。”黑子听了这话，又看了看老兵，转身跑回了连队。

从此，黑子几乎每天都要跑到连队后面的山坡上，朝远处张望。冬天的时候，雪花飘飘扬扬地落下来，达尔汗很快就变白了。黑子蹲在原地，雪落在它身上，它变成了一座白色的雕塑。

